

继承光荣传统迎接新的挑战

陶国伟

(植物研究所)



在建院 40 周年之际，我借此机会向中国科学院的老一辈科学家，以及为我院的事业作出奉献的所有人们致以衷心的热烈的节日祝贺！

中国科学院有一个光荣的昨天，她几乎集中了自然科学中所有的分支学科，拥有一支由众多科学明星所领导的科技队伍，她与新中国同步成长和发展，在我国 40 年的科学发展、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作出了世人瞩目的业绩，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和赞扬。

正因为如此，中国科学院对我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回忆起自己由学校毕业，得知分配到科学院的研究所工作，当时那种能进入我国最高学术机构，并为之奉献而产生的兴奋幸福之情，老师和同学祝贺之景，虽然时过 20 多年，似乎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然而，中国科学院面临着形势严峻的今天。作为院一名中年科技工作者，我深感这一代人肩负的历史使命之艰巨，每想起这些，总使我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之中。

党的十三大提出，要把科学技术和教育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位，把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希望寄托在科学技术和教育之上。这对于我国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无疑是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然而，我们必须认清我国所面临的困难：人口数量过大，增长过快；土地资源、能量资源、水资源和主要金属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明显低于世界水平；环境严重污染，生态平衡不断被破坏；以及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中国科学院已经完成了创建的幼年时代，进入了勃勃英姿的青壮年时代。可是，我院在成长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严重地妨害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其中主要的一个仍然是方向和任务问题，我院在国家科学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究竟居于怎样的客观位置，她与我国科技界的其他方面军有怎样的客观关系。

在科研业务方向上，中国科学院曾经历过几次大的摆动，这直接受政治背景的影响，其核心问题是科学发展和经济建设发展的关系，即通常所说的理论研究和生产实际任务的相互关系。从原则上讲，中国科学院必须进行学科性的理论研究，也必须承担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任务，因此，在道理上大家都会拥护目前提出的“一院两制”的战略设想。但是，在科研管理中理论研究课题和生产实际课题比例如何确定？谁又是精干队伍中的一员，去从事理论研究或高技术的跟踪？谁又是主力进入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这两者的关系、配套措施如何，以及如

何管理等都还存在着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的实际问题。

我院的确有不少能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具有良好科研素质的科学家,以我所为例,大多数同志都从事过应用研究,诸如:水稻、小麦、棉花、果树、花卉等作物的栽培,植物资源的综合利用、普查全国中草药物植物资源,编写中国经济植物志、制订农业区域规划及综合治理,除草剂及植物激素的应用等课题,都分别取得过很好成绩。但这已成为历史,只能供今天借鉴。

过去的经历提示了我们,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必须学会两手,才能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化。因此,现在大多数科技工作者都一手搞理论研究,出论文;一手抓生产任务,出经济效益。一个课题组同时承担这两类任务,有时甚至互不相关,这种以“副”养“农”的作法,即以承担生产性任务解决课题组主要经费来源,作为“副业”,来支撑和发展理论研究这个“农业”,虽很盛行,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全局和长远看,一室两制,一组两制,乃至一人两制,到底是不是好办法,值得研究。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大家感到在科学院承担生产性任务,尤其是重大的生产性任务是十分困难的,需要付出比产业部门更艰巨的努力。从事这方面科研工作的科技人员总有些架上君子的感觉,上面渠道不通或不很畅通,国家在考虑重大生产性科研任务时,自然地想到有关产业部门。由于部门所有制的强烈作用,这份“肥水”是很难流到科学院这块田里来的,所以在题目分担时总有些别人吃肉我喝汤的味道。我们有很好的实验室条件,但是生产性科研任务的其它条件不配套,缺乏实验室以外的小试及中试条件,因此完成起来,实际上比理论研究在条件上更为困难。取得阶段性成果以后,在鉴定和进一步扩大试验过程中又会遇到“渠道”问题。我院没有这样的“下游”系统,往往由于缺乏接受单位,收费标准太高问题造成研究中断。例如医用药物及农用药物的研究,往往由于动物试验及临床试验无法进行而中断。还往往由于种种原因,使我院一些科技人员多年辛辛苦苦劳动的果实最终成为他人的“嫁衣裳”,不能收到公正的评价和承认。

我院还存在着科研战线过长,课题多而分散以及科技人员老化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我院高级科技人员数量增加,拨款制度改革后配套措施未跟上,使我院课题分散的状况更趋严重。我所是一个 800 人的研究所,就有处级单位将近 30 个(包括 11 个研究室),管理人员和直接在实验室工作的科技人员的比例,研究人员与技术人员的比例,高中初级研究人员的比例都严重失调。我所大多数科技人员已进入不惑之年,在“8.5”期间即将进入退休高峰。由于条件限制,年青人不能及时得到补充,这将成为潜在的第一大问题。

我们正面临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挑战,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在困难的条件下,求得发展,使中国科学院在我国今后的科学事业及经济发展中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摆在我院每个人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院领导曾作过多次指示,经过学习和思考,我认识到我院当前应着重作好以下三件事:

(1) 振奋精神,继承传统,迎接挑战

国家、民族的振兴和腾飞,必须要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方面,我院老一辈科学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国解放初期,许多著名科学家为了报效自己的祖国,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工作环境,纷纷从海外归来,与国内的科学家一起,怀着满腔热情,一心一德,艰苦奋斗,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绩。我们要发扬他们为振兴国家的科学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而献身的精神;发扬他们一腔热血、两袖清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品格;

发扬他们把理想体现在扎扎实实的科技工作中的求实作风；发扬他们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良好风格等。现在我们的问题不少，科技工作者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了它才能勇于面对和克服各种困难，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当然，我们还盼望国家力所能及地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必需的生活条件（提高工资、改善住房等）和较好的工作环境，使我们减少后顾之忧，能潜心于科学的研究。我相信，只要我们能振奋精神，继承传统，中国的科学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2）及时调整科研方向，正确选择课题

这是关系到科学院兴衰的大事，也是科学院每位科技人员关心的大事。我们需要从科学院历史上几次大的政策性摇摆中总结经验教训，还需要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来看待这个问题。当然，也应看到我院的科技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有了一支良好素质、敢于攀登的科技队伍。因此，我们有力量去从事一些科学前沿的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这方面我们希望国家能够适当增加投资，以发挥我院的优势，把科学的研究推向更高的阶段。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国家在“四化”建设中还存在着许多重大课题（如能源、资源、农业、生态、环境、人口等），急待科技工作者去解决。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注意发挥我院之所长（如学科的综合性、高技术性、理论性，对国内外科技信息的熟悉和分析等），避免我们之所短（如缺乏“下游”系统），使中国科学院和产业部门的分工形成比较合理的格局。而在某些高技术领域或国家短缺的技术方面（我所与微生物所、动物所协作研究的马铃薯脱毒复壮建立良种体系的研究课题就属这类课题），需要我院从科研-产品-产业，配套成龙地去带头开拓、创新。这样就可以减少和产业部门的矛盾。

现在国家正开始安排“八五”计划，希望能把握时机，安排好我院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同时，还要随时根据国内外科技发展动向加以调整。

（3）制定和完善科研条例

过去国家曾制定过《科研 14 条》，科学院制定过《科研 72 条》，这些条例在历史上对科学的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起过推动作用，有些部分仍然可用。今天科技体制正在改革中，完整的科技立法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把改革中的成果相应地固定下来。科研工作中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如前面所提到的：学科和任务的关系，以“副”养“农”的问题，“下游”系统问题，课题分散问题，人员老化、后继乏人问题，各类人员比例失调问题，成果公正评价等。这些问题不少研究所在某些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但需要作调查研究，集中起来；管理方面也形成了一些管理办法，如拨款制度改革办法，基金管理办法，成果、专利管理办法，科技干部职称评定办法等都有一定的基础，但不配套或不协调，有的甚至相互矛盾。这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制定出一个指导思想统一、目标明确、措施比较配套、办法切实，有权威性、有激励性的科研新条例，把科学院的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40 年的光辉历程鼓舞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着我们，振兴中华的号角激励着我们，科学界的同行们！让我们高举爱国、自信、自强的旗帜，去迎接更加光辉的明天！